

先锋阅读

Xianfeng Yuedu

硬作狂欢

郝建著

Ying Zuo Kuanghuan

Hao Jian Zhu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自序

应该是在1979年吧，不知道哪个从香港回乡探亲的“表叔”在尼龙伞和的确凉布当中偷偷摸摸地夹带了一盒邓丽君的盒式录音歌带。从那天开始，大众文化从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中国内地上再次生长起来。那是怎样的一种从头再来啊。

这里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是幸运的，我们亲眼看到研究对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眼前生长起来。这是全世界的文化研究人员都没有经历过的独特而奇怪的情境悲喜剧。自从那一类歌带被第一次从香港带入中国内地开始，大众文化这个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情境是很有趣味的：我们与研究标本一起成长起来。对于这个研究对象，以前我们只是在书本上模糊听说过，只是在文人学者和官员的诅咒、唾骂中隐约得知它的面貌。蓦然回首，我们发现自己居然是眼看着它从无到有，如今已小有蔚然之势。

这里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是尴尬的。文化这个研究对象在当下中国内地的社会中呈现一种极其缠绕、多种形态共生的复杂态势。各种文化形态和话语以十分怪诞的形式表演着，它们互相压制、抵触；它们或闲庭信步，或小心翼翼。对它的言说也呈现为一种纷杂、喧嚣、有理无理都要声高的话语征战。其影响和意义，对言说者和对社会，都绝对超出文化之外。今日中国主旋律文化和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并存和彼此消长、复杂镶嵌的格局具有十足的中国

特色。对这种文化格局的观察和言说十分困难，我们的这部分话语空间也经常言不由衷、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的话语沙尘笼罩着。对我来说，这种言说是十分艰难而又危险的。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内地的文化生态被描述为大众文化兴起继而泛滥的年代，还有人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各种文化齐乐乐、各种趣味和文化形态共同繁荣的时代，有的人将其看作是“众神狂欢”的时代。比较时髦的说法是：大众文化，或者叫商业文化，已经成为最强势话语，它已经泛滥成灾；它与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一样，已经成为腐蚀我们民族文化、钳制我们集体发展的最主要威胁，它几乎要让那个传统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了。

但是，在我的眼里，大众文化还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这仍然是一个主旋律文化长袖善舞一马平川好唱歌的时代。看看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档的电视连续剧和大抒情MTV就知道，我们这里最有影响、占据了最大的资金和渠道资源的，还是上级管理干部的趣味和主导文化那种灌输、指引、导向、教诲的艺术品位和生活道理。

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文化上错位强势的形态。在民间，在大众的自然选择情况下，商业文化的确是强势的。商业文化符合许多人的本能反应，它满足了我们的通俗或者庸俗趣味。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对我们心中许多阴暗、卑鄙，甚至危险的欲望也都承认并且试图加以表现寻求某种驯服和超越。然而，在中国，如果把主导媒体和政治导向话语的机制考虑进来，商业文化立马就是弱势，它到今天还是个小媳妇。它经常要挨两巴掌，它随时要学会忍气吞声，随时闭嘴。

哪里有这种狂欢？这是看不见个人的狂欢。在这种狂欢中，我们把规定设计好的趣味当作快感，把机械艺术规

范的演绎当作创作，把向中心单一价值观的驱赶当作真的是大众自己的自由选择。看看张艺谋的《英雄》就知道，这种集体主义的团体操不是狂欢。看看那几个可以教育好的第五代导演就知道，曾经在文化上向自己父亲说不的荆轲在忙碌于呵护秦王的高大形象；曾经在女儿楼中寻找失落的女儿心和女儿性的导演在拍电视剧替雍正王朝宽心：你先来个“海雨天风独往来”，不要管那“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的种种帝王慈悲故事被用来娱乐今天、解释今天、开导今天。《荆轲刺秦王》开理解君王、远离人道主义的风气之先，经过《雍正王朝》、《康熙帝国》，我们跟着编导们一路跑到《英雄》。借古颂今、精心呵护帝王形象的古装主旋律被拍得洋洋大观、蔚然成风。

这也叫狂欢？这种被限制的狂欢早就成为一种听取将令以后训练有素的美学齐步走。这种被导向的整齐潮流只是一种捆绑的舞蹈，如果这也叫狂欢，“文革”时期的忠字舞也就成了大家的娱乐了。宏大的抒情、高音喊出的美声歌曲、集体的舞蹈，这种操练组织的群众文艺不像狂欢。大众的广场狂欢是有笑声的。

有的时候，这种狂欢图景的描绘是一种弄臣般装傻的高超设计和眼睛向上的完美演出。有些知识分子的话语演出是仔细设计、认真选择的。在我眼中，这是一种十分自觉清醒的选择。当然，要“弄”这种出场和做秀必须首先学会自己拿起一片叶子遮住单眼把身边的现实过滤、遮蔽掉。我们学会了计算冷静，观察周详，曲高和不众，但是我们知道那高处庙堂的应和是十分有力的，总能够一锤定音。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主导文化的官方化运作硬性解释成商业环境中大众的无边界狂欢。看看有多少书和文章是以大众文化和乌托邦相联系为题就知道，我们的学者文

人对大众文化也营造了一种主旋律说法。在这些学者文人眼中，大众和大众文化都是在幸福地狂欢着。可是，我明明看见北京小百姓只不过是“没事偷着乐”。我们无师自通地学了必要的课程：偷偷地自己寻找心理安宁，在低于地面一米多的屋子里喊叫幸福，每天忍受并且用心包裹那长在自己家屋子里面、穿过两口子卧榻当中的一棵大树。这叫做快乐？刘恒那部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成电影叫《没事偷着乐》，拍成电视剧又叫“幸福生活”。这让我想起了“二手玫瑰”乐队的两句歌词：

“我们的生活就要开，往哪开，往幸福里开。”

还有许多言说是基于急躁的表面观察。有的人把我们私人领域中的吃饭唱歌看戏当作公共话语场中的全面狂欢。这种曲解和迷糊更多的时候是无意识层面的。我们早就把当初的硬性要求内化为日常的心理技术了。我们已经习惯于非礼莫视，眼睛不朝旁边看一点点，心思不要朝旁门左道偏一点点。有些在教育和再教育下形成的固定说法成为反复奏响的主旋律，它的曲调成为我们脑海里自行转动的八音盒。我们懒得区分哪些是硬性的灌输，哪些是随心所欲的游戏，哪些是大众百姓在自由环境中选择的野草闲花，哪些是垄断媒体和强制机器营造出的“鲜花盛开的村庄”。新千年来到时，钢筋水泥造就的世纪坛上精心排练出了色彩艳丽、锣鼓喧天的人造狂欢节景象。那就是我们有组织娱乐、打拍子出笑脸的整齐划一的集体舞之标志性缩影。

这所谓的众神狂欢的图景，是我们这里的一些文人学者硬性加工出来的。这种有意、无意，原因和出发点大不相同的思想加工引出的结局是一样的：营造欢乐喜庆的图景，使我们可以回避许多文化中的真实境遇。这种对我们文化行为审美活动的涂抹同时也遮蔽了我们社会生活其他



方面的现实图景。

值此时，大众文化或者说商业文化正在而且将继续受到讨伐。

在这必须光明，强迫性向上，不许看见黑色和邪恶的年代，在这到处莺歌燕舞、高路入云端的时代，我们硬作狂欢；在这雍正王朝昂首向天高唱“世间万苦，皇帝最苦”^①的当口，在这导演、编剧、歌手替康熙帝国高歌要求“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时机，我们硬作狂欢。

郝 建

2003年11月

^①原片头歌词这一句是“世间万苦人最苦”。在那个电视剧的全剧上下文中这一句的意思大约是：世间万苦，皇帝最苦。整个片头歌基本是以第一人称替雍正发出心声。

目 录

自序

被遮蔽的大众

英雄活着，人死了	3
《英雄》何以成事件	10
一条自觉的狗	
——看《卡拉是条狗》动情动思	16
底层困境的书写与覆盖	
——《卡拉是条狗》剧作分析	23
禁宫中的人造快感	
——细看影片《东宫，西宫》	35
请让我回家过个年	43
陈凯歌的美学暴力	47
荆轲护秦王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	
人格分裂与美学暴力	51
张艺谋：肩扛硕果走出“第五代”	59
张艺谋的退场秀	65
花粉笔阉割私人动机	
——从《一个都不能少》看电影叙事	69
陆川寻枪，寻找快乐的权力	84

与话语英雄的聚会	
——观影片《不见不散》	92
睁开两眼看婴儿	
——《安阳婴儿》的热故事与冷叙述	98
解读另类电影	103
我凭什么要进电影院?	107
关于《小武》、《小山回家》的对话	113
WTO 并非中国电影的天生杀手	144
故事就是综合国力	
——《紧急迫降》编后记	149
死亡的哲学与普通的法西斯	
——观上影新片《燃烧的港湾》	153

滚滚红尘与回光返照

义和团病的呻吟	
——后殖民语境讨论中的另一种偏	163
向海上旧梦归何处	
——读旧上海题材影视作品	173
入乡还是要随俗	182
广场艺术：拒绝庙堂	190
怎么就被自己的话语绑架	193
说话是艰难而责任重大的事	
——话语的力量与人格底线	196
不要以穷人的名义	200
将混乱进行到底	204
水煮“第六代”	210
养大成人	
——“第五代”与“第六代”	
导演的营养与走向	214

后现代——杭州还是汴州？	226
有中国特色的反全球化	233
撒谎，还是不撒谎，这是个问题	241
非虚构：它的可怕和它的魅力	252
滚滚红尘与回光返照：	
大众文化 VS. 文革意识形态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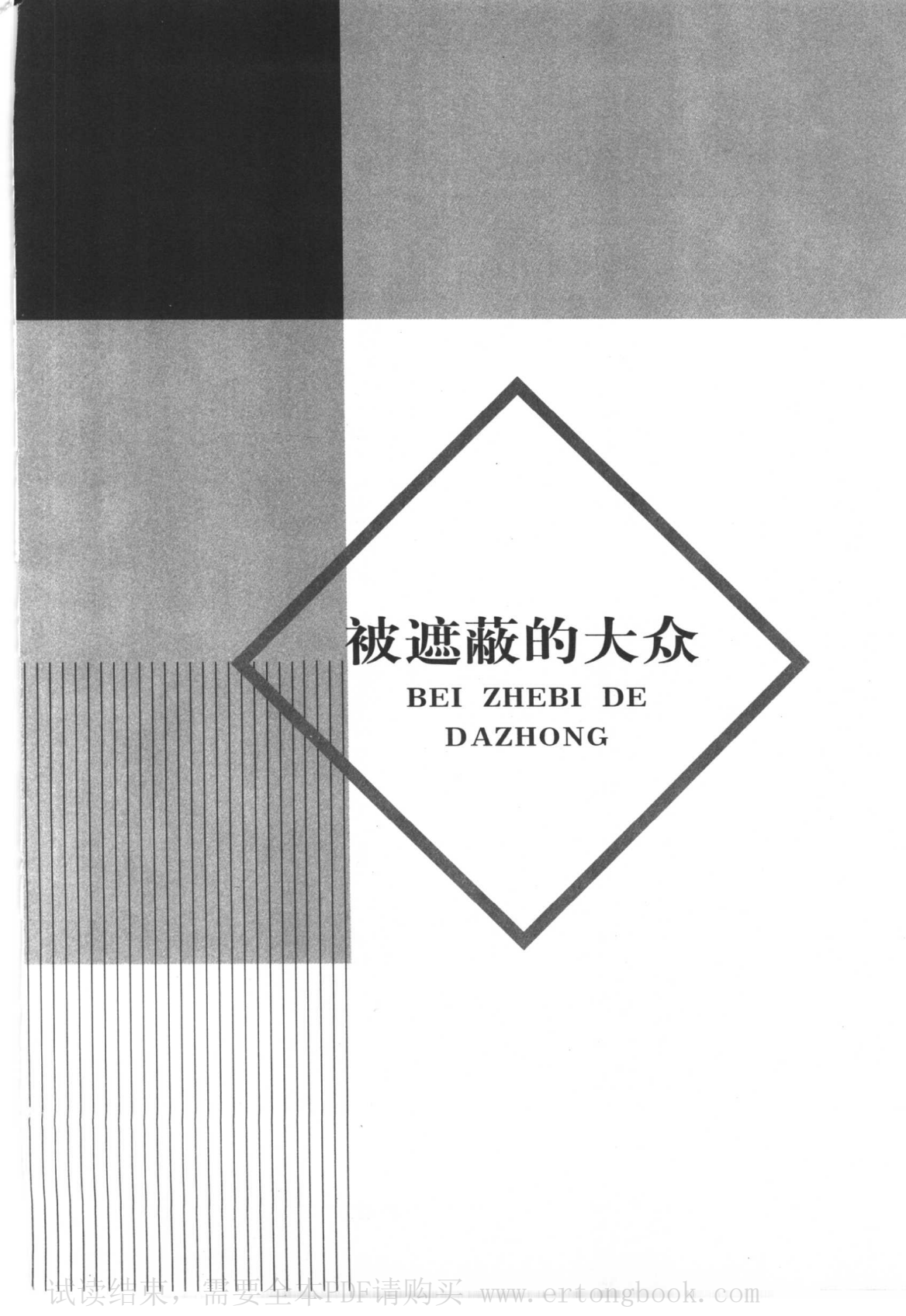
人同此心

《辛德勒的名单》 出人意料的镜语	275
不太坏的奥斯卡	286
温柔乡里闹革命	
——品味《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291
《泰坦尼克号》在中国	295
爱情本该甜蜜蜜	310
昆廷风尚与中国语境	
——《低俗小说》在中国	317
坏孩子引出的思考	
——暴力美学源流论	321
故事狂欢与对话中的游戏	327
谎言的真实	
——从好莱坞看电影生产机制	343
解读奥斯卡大奖：游戏机怎样设计	
——奥斯卡奖的历史和规则	360
美国政府没文化	368

肥皂泡中有真情

在电视肥皂泡后面	375
电视肥皂剧：窗口还是黑洞	383

面对历史剧的沉思	388
历史剧与性感观赏	
——观赏欲望和历史意识的生产	397
苍天在哪里？	
——叫好声中的思考	401
日本偶像剧的力量	406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minimalist design with a large white diamond shape centered on a background of various gray and black geometric blocks.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is composed of several vertical bands: a solid black band at the top left, a solid gray band below it, a gray band with thin vertical lines, and a white band at the bottom with thin vertical lines. The diamond shape is outlin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被遮蔽的大众

BEI ZHEBI DE
DAZHONG

英雄活着，人死了

从何时开始，我们把华丽当好看

看电影《英雄》，我感觉是面对着一幅中国山水画，皴法也有了，渲染也有了，墨色也有了，构图也有了，山也有了，水也有了，叶子也有了（胡杨叶），树也有了一——可就是没有人。

在前人的多年探索和历史性进步之后，在李安的创造性成功之后，同样是世界级大师的张导演怎么就有本事把一个武侠《英雄》的脸孔涂抹成这个样子？

《英雄》可能是挺好的旅游广告片、申奥宣传片、中国文化专题片、爱国主义教育片。不要骂我，这不是我在搞笑，这是电影主管部门某处级干部对《英雄》的赞美，报上发表的。要我说，《英雄》还是精美的武打镜头教学片，华丽炫目的特技演示带，可它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只要镜头拍得漂亮，一部电影就足以感动人吗，就叫好看吗？首映式上，有记者十分幽默地问张导演：“张艺谋，《英雄》这部片子除了打架、风景和大明星以外还有什么？”就我的理解，那位记者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那记者其实是想问导演，你这部影片的故事讲得怎么样，有没有给观众深刻印象的人物，你想跟我们传达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张艺谋不能理解“打架”这个词在这个语境中的幽默。《北京青年报》还用“怒斥‘变态批评’张艺谋出离愤怒”这一标题来单独报道张导演对这位记者的斥

责。张导演引用别人的话说那记者的提问里有“仇恨”。我倒看不出来。这位记者的话被指责为“变态批评”，变态批评四个字是放在引号里的，不知该文这是在引用谁的话。现在，看《英雄》，说《英雄》，我们正在一起回答这个问题。毕竟，再没有秦王来统一我们的说法了。

怎么把武侠片的那点意思弄成了不好意思

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电影人对世界电影至少有一个贡献，那就是把动作性的武打片和警匪片由世界最烂拍到世界最好。他们把武打动作片拍得有些名气、有些好看、有些意思。李安的作品继承了胡金铨开创的文人武侠片传统，强调山水画的意境，引入了京剧武打节奏和鼓点打击乐的使用。他的武打场景的诗情画意，竹林、寺庙等等设计也是从胡金铨那儿来的。这些影片有一种文人在美学上，甚至空间关系、人际关系上自己的解释。这次张导演拍摄《英雄》，仔细观看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和徐克、李安等人的武打片作品应该是必须认真做的功课，对谭盾可能也是如此。不过，他写《卧虎藏龙》时应该已经仔细听过那部影片的音乐。

只有个别地方镜头不太对，为变化而变化。无名与长空打斗那一场只是为了让镜头跳一下就硬接上一个高处的大镜头。这其实降低了武打的紧张度，让观者跳出去离开了气氛。结尾加长城的镜头也跟影片毫无关系。首映式上有人替李连杰表功说是他的主意。但总体上《英雄》的视听语言十分漂亮、有力度。张艺谋把《英雄》的画面、节奏、音乐做得十分美轮美奂，也能把武打动作拍得炫目，镜头的节奏剪辑也绝对张弛有道、具有视觉的冲击力。

为什么我不觉得这影片好看？因为张导演没有学到李

安电影的魂。张导演这回少了点什么？

美学的暴力：不讲故事硬灌理

《英雄》怎么就弄得这么不好意思？初中生都能回答出来：故事不对劲。

读过小说，我心就凉了。这文字和故事都像是陈凯歌写的，《荆轲刺秦王》时期的陈凯歌。今年陈凯歌有了较大进步。从讲故事的章法来讲，《英雄》实在是怪得厉害。所有的情节和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搬到秦王面前来讲。而且，只有秦王是惟一的听众，惟一的评价者，是明察秋毫的判断者，是洞若观火的分析家，是感天动地的圣人。《英雄》没有故事，因为它所有的情节、转折、台词都不按照人之常情来。《英雄》当中所有的理儿都是从张艺谋那儿来的。残剑在大殿上跟秦王做殊死搏斗，刀划到秦王脖子边，他忽然“顿悟”了。他就非等到那节骨眼上才整明白秦王是胸怀天下的大英雄！他一定是预见到这个秦王后来要成为秦始皇，要建立大一统来为天下人民谋福利。还有绝的，秦王知道了无名是来杀自己的，他居然把剑扔给了台阶下的无名。后面还有更绝的：秦王神清气定地看着挂在墙上的那个“剑”字，忽然转身说顿悟了——他看出那“剑”字的真谛是“和平”。我忍不住鼓起掌来，那是那天首映式上影片放映中惟一的一次掌声。故事哪有这么讲法的，台词哪有这么写的。咱不带这么玩好不好。任何剧作法都不会教作者这么随意转变，因为那不符合我们普通人思维和说话的方式。要顺着张导演的故事这么讲，那秦王就不应该还用乱箭把李连杰射成刺猬，就应该收了他当贴身卫士才对。也许，发行商可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不挪窝，正好下面一场接上看李连杰演的《中南海

保镖》。无名明白了秦王是为天下求得和平的良主，可无名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转身就被秦王下令杀死。他还向秦始皇托付天下！

主题：古装主旋律与权威主义话语

我小有纳闷但并不太惊讶的是，在前面已经有那么多人情味十足、情感丰厚感人的武侠影片之后，张艺谋导演怎么有本领把《英雄》拍成这么一部惊人之作：它毫无人味、充满了皇权思想的豪情壮志。它为中央集权式封建主义的帝王抒发心中的种种崇高志向，弘扬秦王为天下着想的情怀。北京首映式上，前面几个问题基本上都围着本片的意义发问：您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可张艺谋的回答基本上可以用《甲方乙方》的台词来形容：打死我也不说。他只说我要拍好看的电影。李安的《卧虎藏龙》有人性情感的核心，那就是人性的压抑和解放。吴宇森的《变脸》中对那个黑帮头子的小孩的处理就蕴涵着多少超越性的人道情感。为了在结尾处让他再出来，吴宇森逼着制片人又多花了百十万美金。

回头看看《英雄》，问题也许就出来了。为什么故事讲成这般模样？最大的毛病在于《英雄》要说的道理是硬说出来的，是反历史，反人道的。导演、编剧自己信不信我不知道，但他自己都说不圆。这就是美学的暴力，就是用强力的叙事和有感染力的语言来言说一些违反历史判断和基本人性情感的硬道理。这些历史知识和基本的人类情感是在一个相对可知的范围里的。以前的爱森斯坦和希特勒的御用俊俏女导演莱尼·瑞芬斯坦都是这方面的大师。

据本片的编剧和宣发人员说：《英雄》提出的是“放下屠刀，结束恐怖”的精神。可据史书记载，秦在

求统一时就用了坑赵国降卒45万和保甲连坐等恐怖手段，秦始皇统一后除了统一秤杆、尺杆和文字外，还干了别的事——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弄得罪犯遍地。要这样看，他是一个成功的恐怖统治者。秦始皇计划生育搞得也不好，他自己生了二十几个女儿，十几个儿子。他对环保也毫无概念，据考证，仅仅他的兵马俑就至少用了8000立方木材，还不算他的坟墓。那得砍多少树呀！即使以孟子的思想看，秦王也是反动分子。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他还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就本片故事说，秦王在刺客放下刀剑后他自己也不肯放下屠刀。我觉得，《英雄》的那点意思不过就是放下刀剑，停止反恐。

于是，我们听到了这两个同学的隔年对话。陈凯歌在《荆轲刺秦王》中把自己当成美学帝国中可以宣判一切的皇帝，并颂扬开天辟地的皇帝，他要说的是“我是皇帝，你们要理解我”。到了2002年，张导演来应答，他对着咸阳山沟里的秦王坟墓和自己的老同学说：“皇帝，我们理解了。”

谁导演了张艺谋

早在1992年，我就在报纸上提出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英雄》的几个因素。首先，当然是张导演自己想拍大片，要跟已经拍过国际大制作的其他导演叫一板。正因为张导演不是为了追求衣食足而受苦，不是为了稻粮谋而是为了过把瘾而谋，我对他更看不懂。其次，我们这里强势话语说过的“焚坑事业待商量”等一

